

雷老师和他的化学课

方晓蕾

游西河村

郑继猛

1984年至1987年，我在镇安县最南边的狮子口镇（那时叫区，现叫达仁镇）读初中，1987年夏天参加中考，虽然成绩不错，但没有走进自己心仪的学校，却阴差阳错被一所卫生学校检验专业录取，我就此离开生我养我的达仁河了。这三十多年来，人到中年，达仁河也肯定在变，学校也早已不在原址了，但情感不变，好多事历历在目。回想那时，十几岁的年纪，用少年的眼睛看社会看世界，很是有感。

中午12点，学校的铃声响了。这时的铃声好像特别脆特别急，其实，它与平时没有两样，还是那块破铁发出的“当当当”的声音。学校旁，安不起自动电子铃，只好挂了这么一个用生铁铸成的大铃铛。开始挂在后院教学楼层檐下的，可前院的学生有意见，说是听不到铃声，学校后来就把大铃铛安到前院教学楼层檐下了。铃声其实很响的，别说是前院，就是在狮子口的街道上，就是在狮子口的街头上，都听得很清晰。有很多次，我回家吃饭，在河那边都能听到清脆的铃声。有几次，我正在吃饭，爷说，小安（我的小名），铃响了，又到了。我仔细一听，果然铃声大作，便三下五除二吃完饭，丢下碗就跑了。哪里是听到铃声？是老师故意听不到，明明铃声响了，可老师还在那儿拖堂。前院是初三的几个毕业班，课程重，代课的老师也急，人人都想把学生有限的时间占去。老师一拖堂，苦的是学生，连上厕所都得跑着去了。更恼火的是中午和下午放学的铃声，老师一拖堂，学生就只好吃冷饭了，因此学生叫苦连天。

今天看样子又要拖堂了。铃声响了以后，正在讲课的雷老师仍然没有结束的意思，便有同学急了，“叮叮当当”的敲起了洋瓷碗。敲碗的是坐在最后面的刘向东，大高个，学习一般，但吃饭积极。雷老师一看，拖堂也没意思了，就说：好吧，下课。我……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一部分学生已经冲出了教室的门，风风火火跑到学校食堂里去了。雷老师要说的话，他其实天天在说：你们别小看化学，化学也有60分呢。雷老师是学化学的，在1987年陕西的中考中，化学和物理是一份综合卷子，总分120分，化学自然是60分了，所以他如是说。

见同学们蜂拥而去，雷老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对我说：方英安（我的原名），你会把第八套模拟试卷收了，我中午要改出来，下午自习课上好讲。我已经把书桌上的书收进课桌斗里去了，听雷老师说这话，就翻出其中的化学卷子，放到桌面上。

雷老师叫雷祥文，是本县东川人，商洛师专化学系毕业两年的大专生。东

川在镇安的最东边，而他现在在镇安的最南边小名叫狮子口的这个小地方教书，刚好是县城的两个方向，中间有几百里的距离吧。狮子口是小名，大名叫达仁河，挨着安康旬阳的小河，是一个建制镇。之所以叫达仁河，可想而知那是因为有一条河，河就叫达仁河，是旬阳的一个支流。达仁河发源于更上面的秦岭山中，开始很小，慢慢大了，沿河就有了大小不一的集镇，先是木王，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，然后就是狮子口了，再往下就是旬阳的地界，有仁河、小河等。镇安夹在秦岭大山的皱褶中，因此就有很多小河。譬如雷老师的老家东川就有东川河，是一条更小的河。雷老师从一条小河边到了一条稍微大一点的河边，我想他还是蛮高兴的。可毕竟这儿离家远，而我家就在学校旁边，我又是他得意的学生，所以，他常常到我家去，就这样，我和他的关系就比较近了。可以这样说，有时候，我就是化学老师。当然，我有时也是语文老师，还是物理老师。因为这三门我学得最好，又是班长。政治和英语，我也学得好，但老师不喜欢我，我的数学学得一般般，我自己就不和老师亲近了。

关键我也喜欢雷老师。喜欢他什么呢？我说不清，但就是喜欢。十六岁的我，正是多梦的年龄，还喜欢文学，喜欢谈人生，而过去由于接触的老师都是本地的，而我家的成分又是地主，没人和我亲近。现在雷祥文来了，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年龄不过比我大几岁，也喜欢文学，我第一次见的诗歌杂志就是雷老师订阅的《诗选刊》，1986年的《诗选刊》啊，真是让我开了眼界。这本内蒙古出版的纯诗歌杂志后来停刊了，我还伤心了好大一阵子。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的化学学得并不好，也不喜欢，但我后来为什么出奇的喜欢化学呢？我想就是因为来了雷祥文老师。雷老师把我也没当外人，我俨然成了他在达仁中学初三一班的代言人了。我就是那时喜欢上老师这个职业的，并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的。但这个理想后来就破灭了。

雷老师说让收卷子，说完他就走了，但我得按照他的吩咐做，虽然我也饿得眼冒火花，但我家就在学校的附近，我不用去跟大家去饭堂抢饭。我回家就有现成的饭，所以我不急，我便一个座位一个座位的翻找化学模拟试卷。翻了几个同学的座位，我放弃的这种行动，因为很多同学没有做完。我想了想，就不翻了，还是等吃完饭了，再到教室里收。这中间总共有两个小时，同学们完全可以做完了。这样一想，我就胡乱地把自己的试卷放到课桌的抽屉里，准备回家。

刚站起来，我看见阮茵还在那儿，就说：走吧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就收拾好东西，和我一前一后地走出了教室。我知道她在等我一起走。从小学到初中，我和阮茵同学了八年，早就心有灵犀了。

她不仅仅是我的同学，还是我的邻居。我们两家的房子连着房子，屋子挨着屋子，原子是通的，是一个大操场样的，只是在院子的中间，两家的分隔的地方，有一株很大很有年代的桑树，挨着桑树是一架长了几十年的葡萄树，葡萄的枝枝蔓蔓爬满了桑树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葡萄架，把两家的院子天然隔开了。

我们两家的关系是说不清的那种，上辈人充满了恩恩怨怨，但我和阮茵却没有受此影响。上学的时候，我被人跟在屁股后面喊我“地主狗崽子”，没有一个人跟我玩时，阮茵却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上学放学还要手拉着手，一直拉了五六年。上初中后，手是不拉了，人大了，知道了男女授受不亲了，也不好意思拉了，但上学放学基本还是一起的。不过，上中学后也拉手，那是有原因的，就是在过河的时候。

我们的家隔着达仁河与中学遥遥相望，看着挺近的，可是真正走起来就有点远了，因为需要过河。河上有一座桥，是1976年修的，但在小镇的街上街，而学校在小镇的最下头，若从桥上走，我俩回家就得30分钟左右。不过我们大部分是直接过河了。冬天时，水浅，有人用大石头在水浅的地方搭着跳脚石，到水深的地方就是几根大圆木捆在一起做成一座简易的桥。春秋也可以这样过河。夏天涨水的时候不行了。其实，从春开始就不行了，只要涨一次水，简易桥便会被冲得无影无踪。水消退了以后，胆大的如我们这些男孩子就会涉水而过，五分钟到家，而像阮茵这样的女孩就不行了。她们怕水，力气又小，过河的时候，东倒西歪的，往往被水打湿了衣服，水稍微一大，就不敢过了。就是在过河的时候拉着阮茵的手的，也只有在这时候，她才像小时候那样自然的把手给我，反倒是很紧张，手心冒汗，湿漉漉的。其实，我有时候是背着她过河的。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吧，一到涨水没有了简易桥，我就背她过河，但后来她死活不让我背了。她拒绝的原因，我知道，那是因为被同学们看见过，老说我背媳妇过河。还有就是，有一次我背着她过河，在河中故意吓她，要放到水里。她在我的背上乱动，轻轻地掐我。我本来是逗她玩儿的，可她这样一动，让我一下子乱了分寸，结果手一松，还真的把她放到水里去了。从此以后再

也不让我背着她过河了。

这天中午我们就是拉着手过河的。本来有桥，才四月的天气嘛，可今年雨水来得早，一个礼拜前，下了两天的雨，把桥冲走了。没桥，只好过河，中午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，若走上游的桥，路上都把一个多小时浪费了。好在四月的天气已经转了，水一点也不凉。我拉着她过河后，我还在换鞋，她却先跑走了，连袜子也不穿，挽起来的裤子也没放下，一双小腿，白得像两节藕。

我正纳闷她为何先跑了呢，一看是另一家邻居曾家的媳妇，我们喊胖婶的来河边挑水。胖婶一张碎嘴，见谁都谈话连篇。她看着跑远的阮茵，叫着我的小说说：小安，怎么不肯媳妇过河？

我“嘿嘿”一笑，没理她，慢条斯理的洗脚上的沙子，准备穿袜子穿鞋。把阮茵喊成我的媳妇就是她喊出的。这本来是阮茵的婆婆说着玩的，结果让胖婶听到了，见了我们俩就喊，喊了几声了，从我们上小学就喊起，喊得狮子口街人人知道了。小时候，阮茵也不在意，别人欺负我的时候，她帮我，别人说她：你还帮地主狗崽子啊。在她的眼里，我和阮茵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她的见识有限，能看多远？以为我们同所有的狮子口青年人一样，上几天学，年龄到了，回家种地，结婚生子，然后慢慢地变老，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孙。她只能看到这么远。

见我不理她，胖婶说：小安，快回去，你娘请人在给你算命呢！

算命？我娘不是在店里吗？早就回来了，带着两个算命先生呢。先是给张家算了，我们家也给黑子算了，现在正在你家给你兄弟四人算命呢。

娘也真是的，算什么命，让人家白白骗钱。

你小娃子家，知道个啥？你娘还不是为你好？

我没理她，挑起她的两个水桶，替她把水送回去。胖婶跟着后面嘀咕：好小安，胖婶没白疼你。

你才没疼我呢，你疼的是方超。方超是我家老么，胖婶帮忙带大的。

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她又嘀咕。可我已经放下水桶，风风地跑回家了。



卢云龙

2022年的6月中旬，《安康日报·文化周末》开设了“我的散文观——散文创作大家谈”栏目。笔者注意到，黄开林的《散文就是散心》，陈志越的《散文家的忧患意识》，戴新成的《散文是“情种”的艺术》，张朝林的《写真事、绘真景、抒真情——散文创作要做到“三真”》，石昌林的《触动灵魂的散文语言从何而来》等文章，都对安康的散文创作说出了真心话，寄予了殷切期望，呼吁安康散文的创作者们，抖擞精神，为安康散

文的振兴再立新功！

本节书写到此，还要引用槐籽先生的文章作结语《为安康写点给力的》（见《安康日报·文化周末》2020年7月23日）。

今天我们站在安康这片土地上，说到文学创作，说到文学应该担当的时代使命，眼前会有热血沸腾的土地和鲜花盛开的土地这样两种意象，前者是历史，后者是现实。我们曾经为她写过一些什么，那已然成为历史的烟云且进入

历史的深处。新时期以来，安康的文学与安康这个地区发展的命运一起，既走向未来更进入历史，是责任也是宿命和使命。其间，我们的作家们有过努力和贡献，力争把最原真的，同时又嵌入历史之辙的安康故事重现在这片同样生长思想的大地上，一批作家走过安康的画廊，他们有的成为历史人物，有的依然与我们一起同呼吸安康清新的空气——这里，我们要特别提到新时期四十余年来，安康文学的丰采对于安

康这片土地春种秋收的“催收催种”之声，宛如布谷之鸣——带着农事的真诚，也带着辛劳的血与汗。他们留下一批厚重之作，把安康的故事传播开去。无论是小说，还是诗歌、散文，以及纪实文学、文学批评，能够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记录着的，也依稀在时间——我们完全不用虚名而自豪。

比如本书中已经书写或未能书写到的众多作者们……最后这句，是笔者说的。

时间会见证仍在努力的我

（后记）

名书法家赵宏勋先生为我篆刻了一方封底书名印章。尤其是得到了我的家人的全力支持。所有这些，都令我心存感激，铭记于心。

还有文友傅世存、王晓云、吴咏梅、郭华丽等诸君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、支持和帮助。尤其是叶松铨、唐玉梅、卢慧君三人，将他们将即将出版的评论集与散文集的电子版先发给我供以选用。

赵攀强在我拟用的内容简介和封面语征求意见稿上回复说：精准、到位，大气象，大格局，大容量，非常好！

李焕龙则评价说：系统、权威，并完成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。

王晓云微信回复：这段话写得很好，可以直接用在封面上！

郭华丽回信认为：这是一部需要费心费神费力的学术性专著，从目录看，全面而有激荡力，一看就能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，会激荡安康文坛的，很期待！

杜文涛认为：这段话很好，高度精练，又有指向。

蒋典军提出了意见和建议，说：规

模宏大，值得期待！

龚仕文甚至一句一个字地考究提出了封面语的意见与建议；还有不少文友回信点赞予以肯定、支持和鼓励……

所有这些，都令我脚足干劲，踌躇奋发。

这里，特别要致谢的是拙著的出版宣传，得到了安康市委宣传部、市文联、市作协的高度重视与关心支持，汉滨区政协主席蒋平先生也是一位读书人和散文写作者，他在百忙之中浏览了我的书稿后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站位高远地将此书列入“汉滨区文史资料扶持项目”，组成“编委会”予以审核书稿内容，并给予了出版印刷上的资金支持！安康日报社社长王建先生、总编谭西女士、要闻部副主任、《安康日报·文化周末》专刊负责人陈曦先生浏览书稿，给予肯定；责任编辑张妍女士择其精要在《安康日报·文化周末》上连载刊出。《香溪》主编蒋典军先生、《安康文学》主编唐友彬先生在其主编的杂志上予以刊登序文和评价文章，西安出版社责任编辑李亚利女士认真审

读书稿，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与建议，还有众多编辑同仁、印务人员默默给予支持和通力协作。

最后要说的，是本书艰难挣扎地写了两年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自知不足与缺陷甚多。古代与近现代涉安的一些散文作者及作品，了解、搜集不全面；当代部分应写的作家未能写到，已写的作家中对其作品的评介也不一定全都精准，有的限于篇幅又没能充分展开，其缘由已在“序言”的第一章中多有解释。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书所写的安康散文创作的整体概况，我从作者原著和志书中精选了30篇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佳作作为“附录”以饕读者。可是，书稿打印出来后竟有58万字，而出版社要求严格控制在40万字，最后只好忍痛删去全部删除了“附录”作品，还不得不又删减了书稿中的不少内容。总之，留下的遗憾甚多，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。

写作期间，我每天要乘电梯下楼在小区散步、思考，电梯内壁上挂有一幅一个男人在山上攀登的图像，上面印有“时间会见证仍在努力的你”这句话，激励着我一路攀登、砥砺前行，遂用作了后记的标题。

2023年3月写于汉水之南静庐斋（连载完）

屈小明去年就说：“我带你去一个世外桃源。你去了就想在那里住下。简直美极了。”他说的美极了的地方是汉王镇的西河村，一个位于擂鼓台南麓的村子。

《桃花源记》有句话是“初极狭，才通人。”去西河村的山路开始是大坡度的台地攀升，虽然道路硬化，但盘道陡急，几乎每个盘道都需要回方向才能摆正通过。大约七八里的盘旋上升之后，遇见了一个卡口，是在大雪天拦截车辆的上山安全设施。过了这个卡口之后，进入更危险的悬崖单行道，一边是半米深的排水渠，一边是几百米高的悬崖。坐在副驾驶的小明见我开车发抖，他说：“你下来，我开！”他开车的时候，我坐在副驾驶腿肚子打颤，比自己开车还恐惧。突然对向来了一辆当地的面包车，互相对视之后，面包车司机给我说：“你们后倒五六百米，那里有个会车点。”我下车看路，小明慢倒，有惊无险。再前行约莫一公里，我看见对向半山腰有一白色车辆下来，就提醒小明寻找会车点等待会车。对象车过来看见我们在等他们的车，摇下车窗，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。继续开行，夕阳照着隔山隔沟对面山坡的楼房梯田，楼宇随盘道串绕，菜花与麦苗青黄映衬，鲜明震撼，很有画面感。我说停车照相，小明不敢回头，对我说：“这地方太险，不能停车。”可惜了一幅幅精妙的夕照山居图。

继续拐过一个山头，地势豁然开朗，一个三面环抱的山间小平原出现了。远山是积雪的擂鼓台，俊伟挺拔，层山与山屋互为补充，一边是震撼，一边是宁静，因此擂鼓台的高耸没有给人高山压顶般的压迫感。近处是正在春耕的台阶梯田以及灌着碧清透底水的稻田，水底还长着冬天的水草，一丛丛的甚是好看。

下车，远山、梯田、稻田、老屋，新楼，浑然一副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”的桃花源。立即开始拍照，摆姿势，发抖音。远景拍完，继续开行，到了一个正在改造的老屋门前停下来。“这是陈氏老屋。我说过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小明得意地对我说。恰在此时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来询问我：“师傅，你们是干啥的？”我说来看看这里的老屋。他说这个老屋就是他们家的祖宅。

老屋主姓陈，籍籍是“江南安庆府太湖县孝义乡”人，后迁至“陕西省兴安府紫阳县汉北铺”，现存有祖坟墓碑，碑文记载了迁徙过程。陈师父引导我们参观了陈氏老宅。他介绍说：“祖宅一共有三个天井院子。大门有牌匾。一块还是皇帝赏赐的。你看正房上的那块，就是祖训，所以我们家风好。这个宅院最高峰时住了108口人。你看这间屋，就住了11个人。人虽然挤在一起住，都很和睦。”堂屋的门额是“耕读传家”匾。老院子正在加固改造，但总体保存完好。

我好奇陈家祖宅怎么找到这么个风水宝地，开发繁衍的。陈师傅说：“这个地方以前是往来通商的大路，是从汉王镇到汉阴县的必经之地。”陈师父估计他们祖先是迁徙的路上，发现这里适合人居，于是就定居在这里。“你们这里土地有多少？”“有四百多亩土地，人口有一千多人。大部分都是陈姓。我们这里水好，以前每年生产水稻四五十万斤，现在也有五六万斤。去年开始引进种烤烟。我经常给他们说，人家老板给你们工价一百二块一天，还管两顿饭，干活就要像给自家干一样，不要偷奸耍滑。老板亏了，我们也挣不到。”我问陈师父自己的年收入情况，他说自己有偿流转土地三千多亩，这些土地都种了水果。水果品质好，不愁卖。有一个烤烟棚，喂了十几头牛。“一年收入过得去吧。”他不自豪地说，随手一指，那个楼房就是我的。那是一座三层四开间楼房，装饰洋气，门前停着一台比亚迪车，门口晾着十几只公鸡，院坝边的菜园子条形葱绿，好一派富足的图景。

陈师父热情地指着周遭给我们说：“我们这里阳光充足，特别适合人居。全村八十岁以上老人十几位，都还能下地干活。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，现在还能打老叶子牌。村子基本都是机械化干活，你看那些挖掘机，就是在整理土地准备种洋芋的。我们计划把进山的路再改造一下，把这里的老院子改造成休闲康养中心，让这里优质水、水果、粮食、蔬菜成为来这里客人的养生资源，共同分享这里的养生美景。和养生食材。”

回来的路上，小明说：“有收获不？是不是桃花源？”我说不错，比桃花源的村民更有远见。这里的村民欢迎外来的游客，不是想着封闭自己，躲藏自己，他们想着利用资源，富足自己，普惠社会，这是不一样的眼界和胸怀。

娘的烦恼

袁冲

娘打开门的一刹那，几乎是一头扑进来，差一点就摔倒了，幸好她及时收住了那只侧滑的右脚。

娘的脸色阴云密布。她拎着一大袋东西，径直去了阳台坐下，窗外，秋雨淅淅沥沥，金属雨棚被敲击得当当响。

这是星期六的早晨七点，妻子刚刚拖了地板。我心里泛起圈圈涟漪，按照常规，娘是不会在这个点到我家的。

娘宛如一只迁徙的候鸟。娘66岁了，和父亲终于不再吵架了，有了难得的和睦，然而她却不得不进城，担负起接送孙子上学和照顾外孙的任务。父亲在遥远的乡下坚守着老屋，种植蔬菜和粮食。每当我们放假的时候，她就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匆匆地赶回老家与父亲短暂相聚。

最近，娘如一片秋叶，日渐枯槁，偶尔还带着一抹冰凉的霜。甚至白天也呵欠连连，然而她却什么也不说。我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什么。

我找了一条干毛巾，等娘擦干头后，借故外出。而娘和妻子无话不谈，我暗示她给娘倒一杯热水，抓住机会掏娘心里的豆子。

原因果然与妹妹有关。妹是娘的养女，和我住在相邻的小区，妹夫在云南服役，她的婆婆身患重病，在老家休养。

妹妹的孩子早产，刚刚半岁，体弱多病，常常到省城医院检查治疗，娘也就拖着颤巍巍的身体随同帮忙。在医院，娘经常喝稀饭，晚上睡过道，一次差点晕倒却假装没事。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妹妹大大咧咧毫不在意。母女俩老为孩子的护理问题发生冲突。老有老的经验，少有少的理论。最终是执拗的妹妹成了赢家。娘不高兴时就和医院里的陌生老人拉家常，说妹妹年轻不懂事，欠一屁股债却铺张浪费，说我那懵懂的大哥，在省城经商失败，家庭破例，也说老家的算命先生算她只能活到70岁，说着说着就唉声叹气、泪眼婆娑。而这让妹妹更加不快，她嫌娘多管闲事，丢了她的面子，一次吵架时语气生硬地让娘回老家。娘却坚持留了下来，直到孩子出院。

这次从省城医院回来后，娘觉得身体实在吃不消了，就每天半夜偷偷起床去养生店里做免费的理疗、领取

